

辛亥革命前后,列强为达到“文化侵略,思想渗透”之目的,在中国大肆创办报纸。受此影响,一些发达城市也出现了国人办报的热潮,这些报纸多由地方社团、爱国志士与公益组织发起。据不完全统计,1900年到1927年,仅山东地区就多达百余种。如1900年在胶州出版的《胶州报》,1903年在济南出版的《简报》,1908年在青岛出版的《青岛时报》,1912年在烟台出版的《钟声报》以及1916年出版的《芝罘商报》等,这些报纸在文献资料里都有据可查。然而也有个别报纸虽然历史上没有记载,但又确实存在过,比如这张《东海公益报》。

《东海公益报》出版于民国二年(1913年)6月21日,对开四版,新闻纸,铅印。该报日出一张,星期日停刊。一二三版为综合版,四版为广告。办刊宗旨信奉“超然主义”,这点在第一版头条所载《本社招聘访员广告》中可见一斑,“一、本社纯取超然主义。凡来稿无关于政治,无关于社会者,或以个人而牵及党派者……一己之愤者盖不登载。二、本社访员均用暗访,倘有对于各界声称为本社访员者,必非本社真实访员”。访员,即现在的外勤记者或通讯员。

一般来说,民国时期的报纸头版大都登载各类广告以盈利。可能《东海公益报》因有“公益”之忌讳,在头版我们并没有见到常规的大幅广告出现,而是有“论说”、“专件”、“政令”、“文



【山东老报刊】

未见著录的《东海公益报》

□滕长富

苑”等栏目,刊载读者喜欢的文章,这在当时来看的确是耳目一新。该版“论说”载《改组内阁之商榷》长文,就宋教仁被刺案及袁世凯违法大借款问题发生后,

李宗仁(1891-1969),字德邻,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位叱咤风云的人物,因指挥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取得台儿庄大捷而驰名。为展示李宗仁挥师抗战御倭和回归祖国前后的爱国壮举,在李宗仁曾留下光耀的地方——台儿庄火车站,于1995年建成李宗仁史料馆。馆内藏有李宗仁各时期照片200余幅、文史资料1000余份、遗物和文物60余件,其中欧米茄金表、火狐标本和半身铜像可谓镇馆之宝。这三件宝物是李宗仁在弥留之际,交给他的“第三夫人”胡友松女士的,后来胡女士将这三件宝物连同其它遗物捐赠给了李宗仁史料馆。

在李宗仁史料馆珍藏着的“国家元首纪念表”,是1948年冬欧米茄手表诞生100周年之际生产的。当时公司精心制作了100块金表,准备赠送给100个国家元首。彼时国民政府军队在中共发动的三大战役中大败,国共军事力量发生逆转。1949年1月1日,蒋介石发布元旦文告宣告引退,由李宗仁“代行”总统职权,获赠这块金表也就成了理所当然之事。

在展馆里,一对火狐标本格外引人注目,这是傅作义将军赠送给李宗仁的。1965年7月20日,李宗仁受中共“爱国不分先后”政策的感召,冲破重重阻碍,偕夫人郭德洁女士从海外归来。27日,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接见了李宗仁夫妇。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傅作义

三件宝贝 李宗仁史料馆的

□郑学富

先生,不仅同周总理等亲赴北京机场迎接,多次出席欢迎宴会,还于8月13日设家宴招待李宗仁夫妇,周恩来总理、陈毅副总理和彭真副委员长应邀出席。在这次家宴上,傅作义夫妇特意赠送给李宗仁夫妇一对火狐标本。中国有句成语叫“狐死首丘”。古代传说狐狸如果死在外面,一定把头朝着它的洞穴(见《礼记·檀弓上》),比喻不忘本或怀念故乡。傅作义以火狐标本为赠,高度赞扬了李宗仁夫妇“人到晚

政府内阁是以军人还是以混合形式组建,作者旁征博引提出利弊,发表观点。而“文苑”所载《耐叟诗集》五首,则均与风景如画的蓬莱阁有关,如“评蓬莱阁镜石”、“评蓬莱阁坤爻石”等,想来这位耐叟先生应系当地名人。另外,在该版显要处还连载有“东益银行”章程。东益银行全名“东海公益银行”,其创办目的是为招募股东、融资发展、扩大公益活动。

二版设“公电”、“紧要新闻”、“国际新闻”、“各省新闻”。其中在“公电”中,载有两则电文一前一后十分醒目,一则是《丁义华劝孙中山电》,紧接着是《孙文致丁义华电》。丁义华,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牧师,1887年来华传教,1910年在天津与张伯苓等发起组织了北洋万国改良会。这条洋洋洒洒五百言的电文,即是他以北洋万国改良会名义发给孙中山的。电文词汇用尽,极力游说。敦促孙应不分党派,力谋团结,“我公与袁公和则国福,分则国危,稍具眼光者,无不以全国治乱视”。袁公即袁世凯,说白了这就是一纸劝降书。当然,孙中山先生很明白这位道貌岸然的传教士的“良苦用心”,在复电中寥寥几句便把其打发了,“万国改良会丁先生鉴,来电悉。余现在不愿闻政事,政治良否系政府责成。余嗣后专办铁路,其他非余所愿闻也。孙逸仙。”名义上孙中山是这样敷衍丁义华,或者说是稳住袁世凯

当局的。而实际此时身在上海的他,正在积极组织各地力量,酝酿发动史上著名的“第二次讨袁革命”。

三版设“本省新闻”、“本部新闻”及“时评”。在“本省新闻”栏中,载有《阅报社发起之缘由》以及创社成员名单。发起人系烟台《钟声报》社长丁训初(诸城人,同盟会员,国民党执委。抗战爆发后,南下避祸不知所终)。另外,在该版左下角的“时评”中,还载有一篇名叫通僧的人就现实律法撰写的短论,“现在之刑律条件繁多,皆为民而设也,官则不妨逍遥于刑律之外。”此文虽是一百多年前写的,却极具警示意义。

《东海公益报》虽然主张秉持“超然主义”,不涉及政治、政党,但从这期所载部分内容看,还不失一张关注民生、评论时弊的正义报纸。同时,它也是到目前为止,在山东发现的出版最早的一张公益性报纸。

虽几经努力,但笔者并未从志书、史料里查到些许与《东海公益报》有关的线索。确如,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,不可能悉数记录下所有的信息。那些散落尘间的断纸余墨,留待后人挖掘、考证,或许这恰是文化遗产的内涵。不过令人欣慰的是,通过这张报纸出版日期(1913年6月21日)与总期号(第五号),我们可以准确得出《东海公益报》创刊的时间,即1913年6月16日。某种意义上,亦算对地方新闻发展史做了很好的补遗。



欧米茄金表



火狐标本



半身铜像

年,思念祖国;树高千尺,叶落归根”的爱国义举。傅作义赠送李宗仁这么贵重的礼物,也是惺惺相惜。因为傅作义与李宗仁有着相似的经历,两人同为抗日名将,而且两人都得到过毛泽东的高度评价。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,傅作义率部起义,使千年古都免遭涂炭。对此,毛泽东高度评价:“和平解放北平,宜生(傅作义字)功劳很大,人民永远不会忘掉你。”同样,1965年,客居美国的李宗仁毅然回归

祖国,引起海内外的关注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握着李宗仁的手说:“共产党不会忘记你。”

在史料馆序厅,还有一尊李宗仁半身铜像,这是李当选副总统时越南主席胡志明赠送的。李宗仁治下的广西与越南是“屋搭山地连边”。1942年8月,胡志明因有事要与中共联系,秘密由越南来到中国,不料一进入广西境内,就被国民党军队逮捕。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得知此事后非常着急,若蒋介石知道此事,营救胡志明就变得十分棘手。这时周恩来想到了冯玉祥将军。为了保证万无一失,冯玉祥秘密做了大量的工作,并请李宗仁同他一道去找蒋介石。冯玉祥对李宗仁说:“胡志明是在你们广西被捕,你就不怕蒋介石嫁祸于你吗?”李宗仁听了,二话没说,就与冯玉祥一道去找蒋介石。冯玉祥一见蒋介石就责问道:“我们有权力,有必要逮捕外国共产党吗?假使把赞同我们抗战的外国朋友都当作罪人,那我们的抗战不就是假的了吗?不就失去国际间的一切同情和支持了吗?如果我们真是抗战,就应该尽快释放胡志明!”冯玉祥讲完,李宗仁也责问道:“为什么要在广西抓胡志明,这不是嫁祸于广西吗?这是下边的意思还是你的命令?”蒋介石无言以对,只得说:“好了,马上叫人调查调查。”不久,蒋介石迫于各方的压力,释放了胡志明。

【忆海拾珠】

忆战时农村剧团

□苗得雨

说来,都是六七十年以前搞剧团的事情了,可就是那么难忘,由此可见艺术的长久性。

当时山东这一工作开展最活跃的是鲁中、胶东和滨海,其次是渤海。鲁中的沂南县、滨海的莒南县,又是最活跃的两个县。莒南有“庄庄秧歌队,村村锣鼓声”之评语,有名的剧本《过关》,取材于这个县的沈家扁山村的实事;莒南东良店剧团根据实事自编的《互助组》,传遍山东各地。沂南南沿汶剧团创作的《邹大姐翻身》,影响也很大。当时莒南有剧团140多个,沂南有剧团110多个,秧歌队几乎村村都有。省文协1940年成立后,就提倡农村剧团,但作为解放区人民文化运动的一项工作,还是在1943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。

事情的开始是意想不到的。那时,我们这些生活在闭塞山乡的庄户人,只知道世上有“大戏”——“姥娘家门前唱大戏”,即现在说的“京剧”;还听过“周姑子”之类的地方小戏。不知道世上还有话剧、歌剧、歌舞剧和各种曲艺、舞蹈。见过讨饭的唱“莲花落”,谁想那就是曲艺的一种。农村古来一年三百六十天,只春节从初一到十五有办“甑馆”(即杂耍)的,踩高跷、跑旱船,锣鼓喧天,热闹得人心心花怒放。

1944年春,在一次军民联欢会上,我们看了鲁中宣传大队的演出,大开了眼界。这一次演出,既有有说有唱的《抗属真光荣》(中间有一段打花棍,完全是舞蹈),还有根据传统的《铜大缸》改编的《打沙锅》、小舞剧《双送子》,还有舞蹈《青年舞》。幕间一个人戴着礼帽,穿着大褂掀起一个角,打着竹板说“武老二”《夜摸上店》、《计取袁家城子》,还有男女声二部轮唱。真是从来没见过的世面,丰富多彩,比看一晚上“大戏”还要过瘾哩!

1945年春,鲁中文艺辅导队进驻我们村,对我们进行辅导。辅导队人才齐全,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:有的教扭秧歌的各种步法,有的指导各种人物的表演,有的教化妆,有的教识谱。有一次我看见同岁的邱为铎,坐在学校门口,用手一点一点地敲打着一个歌本,我说:“这是干什么?”他说:“简谱。”我说:“谱就这样简吗?”我从他身后观察他怎么“简”法。辅导队一位同志见我有兴趣,就专门指导,给了我一本带识谱法的歌本。

1945年夏,军政干部学校驻防时,有一位龙涛同志,是一位懂话剧的,一直热心辅导了我们几个月。这位同志个头矮矮的,十分健谈,时常讲到深夜。他是部队的一位比较负责的干部,业余爱好美术、戏剧。他都是利用业余时间辅导我们,蹲在边幕处督察,见谁有错,就大骂。

我参加工作在文艺界已有多年,一直注意那些熟悉的面孔,希望再相遇,但不知为什么,始终未见过一位。也可能已经走远了,也可能变模样认不得了,也可能已为革命献出了生命,永远成了记忆中的人。

1944年、1945年为配合动员参军,《抗属真光荣》、《双喜临门》等戏多次演出。大反攻前拉子弟兵团那次参军热潮,有这几个戏的功劳。包括在戏中演参军的,送参军的,有的也参了军。有的就在戏台上跺跺脚,报名参军,当众表决心:“打不走鬼子不回家。”《双喜临门》中有个卖糖球的,是剧中原没有的人物,半途蹦出来的,他见参军的青年披红戴花,十分眼馋,为了上前线打鬼子,糖球不卖了,也报名参了军。

战时文艺反映生活的速度很快。一些著名战役发生不久,各种文艺节目就出来了。1944年春夏,话剧《袁家城子》、快书《计取袁家城子》在演出时,鲁中四团正驻防我们村,我们家住着侦通连连部,有一位眼睛受过伤的同志,是指导员,态度很和蔼,给我详细讲了那次战斗情况。

剧团在移风易俗,树立社会新风气方面,也起了很大作用。村上举行新式结婚的,我们去扭秧歌祝贺。有一次,埠子顶一个脱产干部回家结婚,请剧团去帮助喜事新办,我们扭秧歌、奏乐,和乡亲们一起,簇拥着新郎走到村头,迎来新嫁娘。喜事办得没有一点浪费,又十分热闹,村干部们十分高兴,用猪肉、大白馍馍款待了我们,留我们晚上又演的戏。